



上图：2月3日举行的“村超村晚”活动中上演侗族大歌。

江就读高中的人只有6个人，没有好的生源留下来，教育很难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，我们出台了奖罚机制，淘汰10%的老师，重罚转岗10名最差的老师，奖励前10%的老师，重奖前10名的老师，从机制上面优胜劣汰、奖优罚劣。

我相信教育抓和不抓不一样，认真抓和不认真抓又不一样。我带头把我儿子从深圳带到榕江来读书，他今年12岁，六年级。

现在榕江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比方说中考成绩，全州16个县，原来榕江排第十四名，现在上升到第四名第五名。2021年榕江高考的本科上线人数才700多个，抓了以后半年时间不到，2022年高考本科上线突破1000多人。

第二个军令状是榕江大桥。榕江大桥拆了六七年一直没修好，老百姓天天期待早日通车。

2022年春节前榕江大桥如期通车了，在群众当中是引起了轰动的。

第三个军令状就是打造榕江的

县域文化IP出圈，闯新路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村超”火了以后，很多地方来榕江取经，你怎么解释“村超”的成功？

徐勃：结合之前的工作经验，我总结了4个“靠”：发展靠群众，群众靠发动，发动靠活动，活动靠带动。核心是带动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，丰富文化生活。

榕江要发展，离开群众是不行的，但是如果天天开会研究怎么去发动群众，群众是不来开会的，一开会大家打瞌睡玩手机。必须要通过搞有意义的活动，搞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，搞群众基础好的活动。

但榕江曾经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搞活动我们不能天天搞那种劳民伤财的活动，不能搞投入几十万、几百万的活动，所以还是要靠带动，要搞那种能够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，老百姓能够参与的，能够喜欢看的活动，比如说吃完晚饭能过来打个卡，能过来拍个照，

能过来看个球，要搞这种老百姓有获得感的活动。关键是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，既富脑袋，还有机会富口袋。

村里面多一支球队，就无比团结，多一个啦啦队，就少了几十桌麻将，多一个节目，村里面的群众的凝聚力也就更强。村里面原来有点小矛盾的，这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就能在无形中化解掉了，一起为集体荣誉而努力团结奋斗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认为“村超”的价值到底是什么？

徐勃：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，只是“村超”的小荷才露尖尖角，还会有班超，有逐梦足球队，有“村超”一带一路国际友谊赛，有“村超”世界杯，还会有品牌经济效应、村超超经济，“村超”的巨大社会意义、经济意义，可能是未来10年才会得到更大显现。

我们所有人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更加理想的生活，理想的生活，快乐不可或缺。“村超”探索的是一条快乐足球+快乐文化+快乐经济的社会发展之路。

贵州到底如何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，不同于西部的独特的发展之路，我一直都在思考，位卑未敢忘忧国。

好的经验、好的模式、好的探索，这种东西更有意义。试点很重要，它应该是有内驱力的试点，而不再是政府大包大揽去推行的那种试点。乡村振兴，包括五大振兴，我认为最长远的就是聚焦人的全面发展，老百姓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主体，老百姓的思想和自信心自豪感幸福感内驱力，这些才是更重要的。民